

对人生关怀的表达与超越

——评黄小线组诗《风一定从瓦上吹过》

□ 陈啊妮

志,其实只能说诗人说了内心话,或真话:“小民不会走进史书里/以后记得我的/只有子女/再隔开一辈就很难说了”(《孤的生活修》),从浪漫和天真中回归了结实的理性,尽管尚留存一丝希冀。诗人能在当下这个年龄得到通透,说是人生观上的大转折就有些过了,我认为还是他的诗心,他的诗性观察,他面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于孤独中体会更广阔时空能力的生长与勃发,如《风一定从瓦上吹过》中:“风吹瓦片/说的是另一个人不在屋子里/我在/且孤独且无声息”。这时诗人的心灵是向整个宇宙打开的,风来或去,人近或远,都从一片瓦的抖动和碎裂中,感觉天地旋转和人老地灵,但必须身处宁静与孤独,不只是身体,更重要的是心灵,与喧嚣的市井脱开来。从这首诗,实际上读到了诗人笔下的大气象,一个更为聪慧的生命体——可与天体和游魂默语的整体的抵达与若有所憾的悬空。

从这一组诗,我同样感到诗人面对自然的观察力的跳跃,恍惚之间,自身会消融其间,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人类从来都是素面朝天的,只有上班或见客,才会想到梳妆打扮,甚至乔装于面具。黄小线在此可以说放下一切端庄,比如《邂逅》中:“缓缓而过的是飞鸟/云深处走下一人/光头/素衣”,他遇见的是和尚,不如说是与“另我”的遭遇,“我”是一个肉身,是人间凡胎,也是世间神灵,其观察力必然有一种参透:“山中有什么/如你所见”——即古人云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是放弃了功利心和分别心后认识论上的一种提升。再如《影子》中:“心情平静/没有奇特的想法/星辰照耀/万物愿意露出黑色伤疤”,诗人饭后散步,对于满耳虫鸣满不在乎,因为他知道你只要走向野外,只要想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就必须接受空气里的虫粒,它们属于空气,是空气的一部分,代表了空气的旋转与欢快,而尾句:“星辰照

耀,万物愿意露出黑色伤疤”是神来之笔,甚至堪称经典,将影子比喻成伤疤的,第一次读到,成就了黄小线的一个唯一,影子随处可见,意味着疮疤俯拾皆是,乃至于越光鲜炫彩的那张脸,影子更为深沉。

《不生忧》也是诗人的一个发现,他看到“一只蝴蝶的慌张”,诗人借此写到曾经美丽、浪漫过的女人们,写她们当年的“孤单,敏感,多疑/随时准备着翅膀”,而一个女人青春的流失,诗里写到就是“把翅膀归还给了她们的母亲”,是非常形象的,她们已经将自我作缚于男人和家庭,这也是每一个女性的宿命,这首诗引起我兴趣的,当然还是诗人敏感的捕捉生活的能力。这种一闪而过的感触,在《一面之缘》中也有所体现,可贵的是黄小线能抓牢它,并用手指小心梳理出撼人心魄的句子:“我记得她在月光下的长影子/那是朴素的花朵/风怎么吹,也吹不走”。

谈及日常生活,黄小线的《灯》堪称难得的佳作。借一盏灯光“断送黑暗”,显然是无力的,但却是坚韧的,符合绝大多数基层生活群体的现状——除了显示方寸间的亮光,还能怎样呢?但这盏灯在诗人内心所能引发的温馨,却又是无可替代的:“这昼伏夜出的灯/总是哼唱明亮的摇篮曲/哄着一个疲惫的中年人”,这让让我们想起母亲,或纯粹的诗歌,那些维系我们精神大厦不致倾覆的微弱支点。我注意到这首诗中“我”的孤独,以及一盏灯的孤独,唯孤独与孤独之间才能产生相互照耀的美。黄小线在折腾于日常生活中的同时,小心翼翼营造着自我诗歌时空。时间虽有无可置疑的集体意识,但他显然更接近于抵达用个人视力与标准测量出的时间——只属于他的用于计算生命和得失的某种法则,甚至他的时间可以走走停停,或适当的倒转与重来。

从这组诗里,读者无从判断某首诗情节与时代大潮的关联或具体位置,似乎适合于所有

时代,抑或他构建了一个更大的时空,尽管诗中仅他一人,但对所有的时空负责。这么说,我便感到黄小线作为一个年轻诗人的志向,他尝试嵌入所有的历史,又不属于任何一段历史,甚至已走到时间前面,为未来作了谋划,如他在《孤的生活修》中写的:“那时/若我有灵/就在远处默默看着这些后辈/看他们收拾东西/下山继续苦行”,这便是诗人于空旷的人世,用饱含汁液的诗歌,满足更多人的泪水。这组诗歌中的《黑历史》是早几年的名作,从树木烧成焦炭,再燃成火焰的“三种颜色”,诗人诠释了人的天然命运,也预见世界的未来之境。这首诗是哲思的,无论如何,仍是这组诗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不只是深刻和深切,而是深处可探测、可触摸。我不知道诗人在具体完成这首诗时的状态,是否在那一刻,他的呼吸感已接近于宇宙的心跳?总之,一定是奇异的诗思主导了他,并指引他收获了独自的气度和在场。

当然十二首诗中,另两首诗《秋风》和《珍藏》也写得很好。总之,黄小线的创作状态已进入佳境,他的诗多涉及人生之痛,但又忽视了痛,或者说他传递给读者的痛感是模糊的,读进去的人,会感到钻心切肤之痛,大多数人可能会被他所营造的孤独感所笼罩并痴迷,处于麻醉状态。必须说,他是真实的,他的宇宙和时间是真实的,与他相关联的人和自然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能够读到诗歌中撕心裂胆所在,问题又在于:他很平静,而且没有言说,他对人生关怀的表达与超越,已然有一种无穷的力量正在生成。

【作者简介】陈啊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在《诗刊》《诗潮》《星星》《扬子江》《诗选刊》等百余家期刊发表并入选多部选本。评论入围第六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著有《与亲书》(合集)。

构建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

——读何述强散文集《重整内心的山水》

□ 黄俊怡

广西罗城龙岸镇是散文家何述强的故乡。乡山独秀,人杰地灵。尖山,龙岸已故诗人何启谓以笔喻之。尖山这支笔借过给他书写豪迈的诗句,借过给周钢鸣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谱写了时代的篇章。毫无疑问,何述强今天也扛过尖山这支笔,书写故乡山水的灵秀和人文历史的新篇。

《重整内心的山水》是“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五辑)”的一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这本集子,以山水散文为主轴,汇集了包括作者个人评论与学术理论在内的34篇文章;于山水中悟道,陈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也呈现了山水的绵绵气韵和璀璨的人文之光。

纷繁的外在世界,于世人追逐名利的浮尘中,沉迷物欲,耽于声色,有多少人能够贴近自然清静之境,息心静虑俯听山水的声音,领略山水的神韵?山水是外部存在的景物,何述强说:“山水的和谐就是我们内心的和谐。我们生命里的事物,原本就不需要大呼小叫到处寻找。所有的山水,都是我们内心的山水。”他以心说物,诠释人的本心具足了外部的一切物,即外部的一切境是本心的显现。何述强认为,天空、山峰、田地、流水、村庄、农作物,这些景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由此延伸出广西河池浓厚的人文墨迹,凸显“一个人和他的故土”不可分割的地缘关系。

关于山水的描写,体现了何述强的念旧忆物情愫。他对事物具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也

善于融合主题与历史,彰显出厚重的人文情怀。何述强在《一生中总要走近一口清泉》引述《道德经》第十章:“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这体现了何述强对人的本性复归自然的倡导,人的心只要清静下来,就能回到婴儿纯真实朴的状态。作者以清澈无染的兰阳泉为例,经历漫长岁月,这是没有被污染的一口清泉,这在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攫取,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日渐淡漠,“许多古朴宁静的事物正在乡村急剧消失或被替换”。何述强赋予山水的意蕴如一股清流,显然是没有受到俗世的侵蚀,他的散文体现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树林、河流的保护,对内心的净化,是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生活和谐共生的生息之道。从何述强的山水散文,可看出他对因果论的辨识有着深刻的认知,如他在谈到人对自然的敬畏:“失去了敬畏,我们会胡作非为,就会被欲望蒙住两眼,内心就会沾惹尘埃,尘埃厚了,会影响到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我们就会受到不准确的信息。”人的行为是因,大自然反馈的是人类造作的果。面对岁月中流逝的物件,何述强对物的消失,对人类的在物质时代的迷茫表达出忧虑,并由此提出了深重的人文主义关怀:人类要回到初心,返回人性本真的状态。这实质上诠释了构建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协调发展的正道。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何述强的散文将山与水联系在一起,仁与智两者兼而得之。《这里的河山》回忆了合山煤矿开启的辉煌历史,开发

这片蕴含巨大能量的矿产资源,合山汇集了地质学家、设计师、企业家以及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李济深、李宗仁等有识之士的智慧,合山因此走向历史的前沿。何述强对合山资源的开发及河里乡怀集岩寺建设这段历史的铭记与追溯,突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对故土人文的热爱和赤诚,不管是写山还是写水,均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地域文化。《会仙山摩崖》的摩崖石刻,或清晰或模糊的荒野文字,是旧时代留下的人文遗址,作者为此醉心其中,不乏引经据典,烘托出地域人文的璀璨。作者是侏儒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探索,通过一个个物件,以小见大呈现了地域性文化的特色,对侏儒族文化根源的寻找,那些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碎片的还原,如作者以侏儒族乡间青石板雕刻的字样,凸现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由来久远和文化精神的强大内核。

何述强内心的山水,蕴含了文学与做人的学问。何述强的文学视野,决定了他的文学高度。他坦诚做文人的艰难,选择精神的崇高就必须承受生活的平凡。对于以文学为筹码最大程度掠夺现实利益的作家而言,他亲近草根写作者,有着鲁迅的高风。何述强说面对文学那一份未加雕琢的天真,体现出文学原有的底色和文学的价值意义。作家如果没有保持为文的初心,没有保持文学的本色,没有坚守文学的信仰,最终将无法做到内心与置身文学圈的名副其实。

《秋水文谈》辑录了何述强的文学评论。读



他的评论就像读着一篇篇休闲散文,给人轻松、愉悦的感受。他的文评除了有独到的见解,还具有很强的说理性,兼具了深度和广度。他在评论中倾注了浓重的笔墨,将理论与文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毫无保留地给予评论对象有力的理论支撑,展现了开阔的文学视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评及罗城老一辈文人,如《左翼作家周钢鸣和他的表兄弟》一文,可以看到以周钢鸣、曾敏之和何启谓等对文学事业追求始终不渝,他们为推动时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体现出老一辈文人的精神风骨。

从文义上来看,《重整内心的山水》写故乡的地域风情,但在广义上,是何述强对地域人文地理、历史风貌、民族文化等一次集中的展现,他以博大的传统文化,给散文注入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出何述强文化散文独特的写作特色。因此,《重整内心的山水》凝聚的是一种文人情怀,更是一种文化格局。

【作者简介】黄俊怡,80后,广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广西民族报》《河池日报》等。